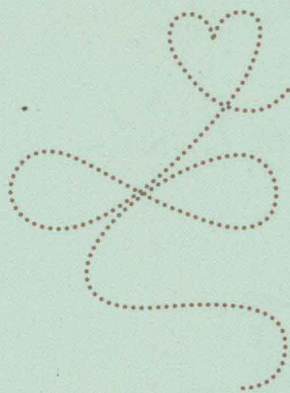


没有爱的意志只是一种操纵  
缺乏意志的爱，必然只是一种无谓的伤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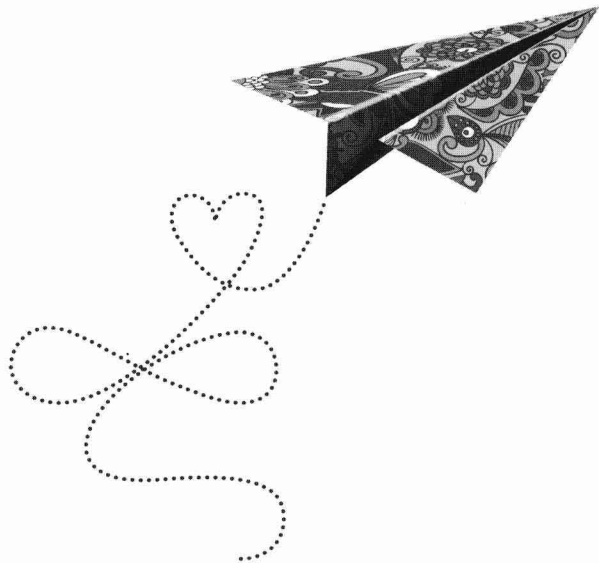
# 爱与意志

LOVE AND WILL

[美] 罗洛·梅 (ROLLO MAY) 著  
宏梅 梁华 译



没有爱的意志只是一种操纵  
缺乏意志的爱，必然只是一种无谓的伤感



# 爱与意志

L O V E   A N D   W I L L

[美] 罗洛·梅 (ROLLO MAY) 著

宏梅 梁华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与意志 / (美) 梅 (May, R.) 著; 宏梅, 梁华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300-16210-2

I. ①爱… II. ①梅…②宏…③梁… III. ①情感-关系-意志 IV. ①B842.6②B84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6250 号

### 爱与意志

[美] 罗洛·梅 著

宏梅 梁华 译

Ai yu Yizhi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2.2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0 000	定 价	4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序 言

♥ 我将爱与意志并列为本书书名会使一些读者感到惊讶，我始终认为爱与意志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二者是存在相互结合的过程——是走出去影响他人，影响他人的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但这只是精神意义方面的一种可能性。要实现这种可能性，还要求他同时敞开心扉，以其内心感受来自他人的影响，缺少爱的意志会被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爱失去了意志，变得脆弱并变为实验性的。

我出于作者惯常的尊严与责任感而产生了写作该书的想法。在写作本书的八年中，许多朋友阅读并与我讨论了其中的章节。在此，我要对以下朋友表示感谢：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桃瑞丝·克尔（Doris Cole）、罗伯特·李弗顿（Robert Lifton）、加德纳·墨菲（Gardner Murphy），而杰西卡·芮思（Jessica Ryan）给予我的不仅有对该书的直觉理解，还有实际的建议，对此，作为作者，除感激之外，更感到其必要性。

在新罕布什尔写书的那个漫长夏季，我常常一大清早起床，走到屋外的院子里，在那里，山谷向北部与东部的山脉延伸，黎明前的薄雾使之呈现出一片银色。鸟儿们嘹亮的啼声回荡在寂静的山谷中，它们用这欢快的歌声迎接新一天的到来。麻雀们满腔热情，摇头晃脑，起劲地歌唱着，几乎要将自己从那果树顶端的枝丫上摇晃下来。林中歌声荡漾，金翅雀也按

捺不住，情不自禁地加入这伴奏，啄木鸟笃笃地敲打着山毛榉空洞的树干，湖面上潜鸟哀婉的啼声给这极欢快的歌声增添了几许幽怨。接着，太阳爬上山顶，新罕布什尔从长长的山谷中显现出来，郁郁葱葱，美不胜收，树木似乎一夜间长高了好几英寸，而草地一下子冒出了百万朵黄雏菊。

我再度感到了世间万物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长，交媾，死亡，再生，而我知道人类也是这永恒循环的一部分，是其哀伤与欢歌的一部分，而人类这探索者却又听从其意识的召唤而超越了这永恒的循环，我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所选择探索的领域不同，我怀着坚定的信念探求内在真实的存在。我坚信未来价值的果实只有由我们历史的价值来播种才能生长，我认为，在 20 世纪变迁的时期，当我们内在价值崩溃的最终后果进驻到我们心灵中时，探索爱与意志的根源显得尤为重要。

罗洛·梅

新罕布什尔，霍尔德内斯

1969 年

# 目 录

第 1 章 导言：我们的分裂性世界 | 1

## ❧ 第 1 部分 爱 ❧

第 2 章 性与爱的悖论 | 29

第 3 章 爱欲与性欲的冲突 | 60

第 4 章 爱与死亡 | 101

第 5 章 爱与原始生命力 | 126

第 6 章 与原始生命力对话 | 162

❧ 第 2 部分 意志 ❧

- 第 7 章 意志的危机 | 191  
第 8 章 愿望与意志 | 214  
第 9 章 意向性 | 238  
第 10 章 治疗中的意向性 | 263

❧ 第 3 部分 爱与意志 ❧

- 第 11 章 爱与意志的关系 | 295  
第 12 章 关怀的意义 | 307  
第 13 章 意识的交流 | 330



## 第1章

### 导言：我们的分裂性世界

卡桑德拉：阿波罗是预言家，他指派给我这工作……

众人：你已陶醉于这神力了吗？

卡桑德拉：是的，那时我已预感到了这城市的命运。

——摘自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

我们的时代关于爱与意志的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于，尽管从前我们总是将其视为生活困境的解决之道，而如今其本身已成为问题。的确，在这个过渡的时期，爱与意志变得更为艰难，指导我们心灵航向的古老神话与象征已不复存在，焦虑已成为流行病；我们彼此相拥，尽力让自己感觉什么是爱；我们不敢选择，因为我们害怕一旦选择了一件事或一个人，我们就会失去另外一个。我们太害怕了，因此无法抓住机会。于是我们从根本上放弃了与之相连的情感与过程——而爱与意志首当其冲。个体被迫审视自己的内心，也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这样的新问题所困扰。即：即使我知道自己是谁，我也无足轻重，我无法影响其他人。接下来便是冷漠，继之而来的则为暴力，因为没有人能够永远忍受因自己的无力而产生的麻木感。

爱作为生活困境的解决之道而被大肆宣扬，人们的自尊的提高或降低仰



赖于是否得到爱。那些认为自己找到爱的人沉溺于自己是正人君子的想法，就如同从前加尔文教徒的财产被当作他们成为了上帝选民的确凿证据。而那些未能找到爱的人不仅或多或少有一种剥夺感，而且他们的内心更深处，受到伤害更严重的地方，他们的自尊被破坏，他们感到自己被贴上了新型贱民的标签。他们求助于精神治疗，诉说当他们凌晨醒来时，倒未必是感到特别孤独或不愉快，但他们深信他们莫名其妙地失去了生活的大秘诀，并因此而备受折磨。而且一直以来，离婚率不断升高，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陈词滥调日渐增多，并且人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许多人而言，性越来越容易得到，但却越来越失去其意义。这种“爱”即使是不完全虚幻的，也是极其飘忽不定的，于是一些新的左翼政治团体成员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正是被我们的保守的社会损害的。因此他们所倡导的改革有着这样明确的目的：建立一个“更有可能产生爱的世界”<sup>①</sup>。

在这样一个矛盾的情况之中，不难理解性爱——这一救赎之梯中最低级的人所共有的爱之表现形式就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因为性根植于人之生理需求的本性。我们似乎至少可以仰赖它给予我们一种爱的复制品，但性却也成为了西方人成败的评判标准和负担而非救赎。关于爱与性之技巧的书籍不断出版，虽然可能几周之内仍很热销，但却不可信。因为虽然大多数人无法说清，但似乎已意识到我们将追求性技巧视为得到救赎的方式而对其狂热的程度已使我们忘记了我们所追求的救赎。慌不择路是人类古老而又是有讽刺意味的习惯，当我们失去了爱的价值与意义时，我们便会更执著于对性的研究、数据以及技术帮助。无论金赛（Kinsey）调查与马斯特斯—约翰逊（Masters - Johnson）的研究本身成败如何，它们都是一种文化的反应，在这种

文化中，爱所包含的人的意义不断失去。爱被当成一种动力，一种推动我们的生活继续前进的力量。但我们时代的巨变表明现在这动力本身也值得怀疑，爱已成为它自身的问题。

因此，实际上，爱已变得自相矛盾，以致一些进行家庭研究的人总结道：“爱”不过是家庭中更强势的成员藉以控制其他成员的一个名义。罗纳德·兰恩（Ronald Laing）断言，爱是暴力的面具。

意志可说也是同样的情形。我们从维多利亚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这样的信念：生活中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理性地决定该做什么——如此，意志便作为“能力”，使得我们随时能够做出决断。而现在已不再是决定做什么的问题，而是决定如何做决定的问题。意志自身的基础本身已经成为疑问。

意志是种假象吗？自弗洛伊德始的许多心理学家证明的确如此：“意志力”和“自由意志”这样的词——在我们父辈的词汇中不可或缺——在现代的、时髦的讨论中已销声匿迹，或只是作为笑柄。人们去医师那里寻求他们失去的意志的替代品：学习如何获得“潜意识”来指导他们的生活，或学习最新的条件作用技巧来使得他们的行为得体，或使用药物来消除一些生存的动机，或学习最新的“感情宣泄法”。但却未意识到情感实质上不是能够争取到的东西，而是你使自己沉湎于某种生命状态之方式的副产品，但问题在于，他们为何要使用这样的状态？在对于意志的调查中，莱斯利·法勃（Leslie Farber）断言在意志的失败中包含着我们时代的主要病症。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被称为“混乱意志的时代”<sup>②</sup>。

身处这样一个激变时代，个体被驱回其自己的意识中。当爱与意志的根基已被动摇，并被完全破坏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被推到表面之下，并在我们

的意识以及我们社会“无法言喻的集体意识”中搜寻爱与意志的根源。我们所使用的“根源”（source）一词与法语“源头”（source）同义，即水从中流出的最初源泉，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爱与意志产生的根源，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这些最基本的体验所必需的新形式，以使其在我们正步入的新时代切实可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追求，就如同每一个这样的探索，是一种对于道德的探求，因为我们正在寻求新时代道德得以建立的基础。每一个敏感的人都能感到他正处于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的境地：“我出发……在我灵魂的锻造场中锻造我族类尚未产生的意识。”

我在这一章标题中所使用的“分裂性”一词，意为自我封闭，避免亲密关系，无感觉能力。我所使用的词并非精神病理学意义的，而是用以描述我们文化的一般状况，以及构成该种文化状况的人们的倾向，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则更多地从精神病理学角度对该种状况进行描述。他认为精神分裂的人冷漠、疏离、傲慢、自我封闭，这有可能导致暴力攻击行为。斯托尔说，这一切都是被压抑的对爱的渴望之复杂表现。而孤僻则是一种对敌意的防御行为，它源自婴儿期对爱与信任的曲解，这使他永远惧怕真正的爱，“因为它威胁到他的生存”<sup>③</sup>。

就其本身而言，我同意斯托尔的观点，但我认为精神分裂状态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一般趋势，而斯托尔所说的婴儿期所感到的“无助与被忽视”不仅来自其父母，而且来自我们文化的几乎每一方面。父母自身就很无助，而他们便是对其文化无意识的表达。精神分裂的人则是科技人的自然产物。这是一种生存之道并不不断地被加以利用——这就可能爆发成为暴力。在其“正常的”感觉中，精神分裂的人无须压抑，这样的精神分裂的性格状态是否

在某些个案中会发展为精神分裂样状态，只能看将来的发展。如果个体能坦率地承认并面对其目前这种带有精神分裂特性的状态，很可能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安东尼·斯托尔还指出分裂的人格“深信自己不招人爱，感觉因批评而受到攻击或羞辱”<sup>④</sup>。

当我评估斯托尔的描述时，我认为有一点站不住脚。他把弗洛伊德、笛卡尔、叔本华和贝多芬作为精神分裂的例子，“以笛卡尔和叔本华为例，正是由于他们与爱的疏离才使他们的哲学诞生”。而对于贝多芬，他是这样评述的：

作为对现实人类的失望与忌恨的补偿，贝多芬想象出了一个充满了爱与友谊的理想世界……他的音乐，就其蕴涵的力量而言，或许比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更明显地显示出大量的攻击性。不难想象，如果他未能将此种敌意在音乐中升华，他就可能患上偏执型精神病。<sup>⑤</sup>

斯托尔的矛盾之处在于，如果这些人被视为心理疾病患者，而且假设他们被“治愈了”，我们就看不到他们的作品了。因而我认为必须承认精神分裂状态是应对十分困难的处境时的一种有益的方式。尽管其他文化会促使精神分裂特质的人更具创造性，我们的文化却迫使他们更割裂更机械。

在我以爱与意志为中心问题进行讨论时，我并未忘记我们这个时代那些正向的特质以及实现个体满足感的可能性。当时代之舟飘忽不定时，每个人都要在某种程度上自主，更多的人会设法发现自我并实现自我。但当个体的力量极其弱小时，我们听到最多的的确就是关于个体力量的呼声了。而我在

写这些问题，写这些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呼声是什么。

这些问题有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奇怪的特点：它们预言了未来。一个时期的问题是：什么是可以决定却尚未决定的，什么是存在之危机。我们姑且不论我们如何重视“决定”一词，倘若没有新的可能性，也就没有危机——有的只是绝望，我们的心理困惑表达了我们潜意识的欲望。我们遭遇我们的世界，发现它不能满足自我或自我不能满足它，于是问题产生了；有什么受到了伤害、崩塌了，就像叶芝（Yeats）描述的那样：

我们……感到伤痛，

耕种之矛……

## 预言式的问题

在我二十五年精神分析师的职业生涯中，在对那些努力应对和解决他们的冲突的人们的精心治疗中，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写这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尤其是在过去大约十年间，这些冲突都是由于爱与意志的方面出了问题而导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位治疗师都是或应该是始终进行探究——探究世界的本来面目，“追根”溯源。

在这一点上，我的实验心理学同事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治疗中所得到的资料不可能进行精确的归纳，因为它们来自于那些对于文化心理“不适应”的人。同时我的哲学家朋友也再三强调，没有一种类型的人的内在核心是基

于这些得自于神经症或人格病态者的资料的。这两种警告我都同意。

但无论是那些心理学家在其实验中，还是那些哲学家在其研究中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确实从求治者那里得到了极其重要的，并且常常是非同寻常的资料——那种只有人类能够摆脱惯常的伪装与防御（我们在“正常的”社交谈话中总是隐藏在这些伪装与防御之后的）才能显露的资料。只有情感与精神的痛苦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才能促使人们去寻求心理治疗师的帮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忍受揭开其问题深层根源所带来的焦虑与痛苦。还有一种很奇特的情形：除非患者认为我们能够提供帮助，否则在某些方面他们是不会暴露这些重要信息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关于心理治疗之研究的评述仍与他第一次说这番话时一样令人信服：“除非将谈话设计得能为来访者提供帮助，否则你只能得到虚假资料而非真实信息”<sup>⑥</sup>。

的确，我们从患者那里得到的信息可能很难甚至不可能严格归纳。但这些信息却是如此坦白地呈现了人类当前所面临的冲突及其生活经历（其意义的丰富性远不止弥补了我们诠释的困难）。我们对病人的攻击性是挫败感导致的结果这一假设进行讨论是一回事；但当你看到一个病人那种紧张感，眼中充满愤怒或憎恨，身体紧绷，听到他费力地喘息着，重新体验 20 年前他父亲抽打他，因为他的自行车被偷了（那并非他的错呀！）的情形——这件事在他心中激起了憎恨，从那一刻起，他就对其周围所有父亲形象充满仇恨，其中包括现在与他同处一室的我，这是另一回事。这样的资料生动地阐释了该词最深刻的含义。

反过来，对于我的同事提出的将关于人的理论基于“不适应”理论这一

问题，我要提出质疑了：难道每一个人的冲突不是提示了人类的普遍性以及个体的特殊问题吗？索福克勒斯通过俄狄浦斯国王，一步步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人想发现“我是谁以及从哪里来”时极度痛苦的挣扎。心理治疗就是要寻找特定个体的生命中的最独特的特征和事件——如果忘记了这一点，任何心理治疗都将被削弱成为乏味的，非存在判断的，模糊不清的通则。但心理治疗也寻求构成这个个体中人类冲突的基本要素——它是每个人作为人的体验的最稳定而持久的品质的基础——如果忘记这一点，任何治疗都会趋于减少病人的意识而使其生命更加平庸乏味。

心理治疗既揭示了个体当前的“病”态，同时也揭示了使其成为人的原始品质与特征。前者是由特定的个体以特定的方式使其出现了偏差的后天特征所致。在心理治疗中对于患者问题的诠释也部分地揭示了历史上人类通过文学中的原型形式进行的自我诠释。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奥瑞斯忒亚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即是两个个性丰富的例子。他们不仅仅是两个特定的人物形象，一个要回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而另一个则是在18世纪的德国，而是展示了我们内心所经历的冲突——无论我们身处何时，是何种族，我们都会经历成人，试图找到作为个体的人的身份。我们努力地以各种力量来证明我们的存在，努力去爱和创造，竭力应对生活中的各种事件直至死亡（也包括面对死亡）。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一个“心理治疗”的时代——的价值在于我们被迫接受这个机会，此时我们要努力地解决我们的个人问题，揭示永恒人类的新意义，更深入地审视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品质。

我们的患者表达了并且生活在文化中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倾向中。神经症患者或我们称之为性格病态的人，其特征为文化中的防御手段对他们不起作

用——他们或多或少地也意识到了这种状况<sup>⑦</sup>，神经症患者或“性格病态”的人是那些问题严重到无法以文化中的正常方式生活的人。我们的病人无法或不会去适应社会，反过来，这可能是由于以下一个或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导致的：首先，患者生活中创伤性的或不幸的生活经历使他较一般人更敏感，更无能力忍受或控制其焦虑情绪。其次，他可能较常人有更多的独创性和潜力促使其进行表达，如遇阻挡便发病。

## 艺术家与神经症患者

人们常常认为艺术家与神经症二者之间有着神秘的关联，这里所表达的观点可使我们对这种看法有完全的理解。神经症患者与艺术家都对其社会的潜意识或无意识的深处进行表达并生活在那里。艺术家是主动行动，将其经历与其同伴交流。而神经症患者则是消极对待，在经历其文化中同样的潜在意义与矛盾时，他无法将其经历形成可与自己或其同伴交流的意义。

艺术家与神经症患者都有着预言的作用。由于艺术是来自无意识层面的交流，它对我们而言代表了这样一种人的形象——他们由于敏锐的意识，而生活在其社会的边疆，也就是说，他们的一只脚跨入了未来。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爵士举出例子，说明艺术家预见到了此后人类科学与理性的知识。<sup>⑧</sup>例如：古埃及新石器时代花瓶上三角形的芦苇和朱鹭的图案预示着日后埃及人发展出了用以观测星座与测量尼罗河的几何与数学。帕台农神庙所体现出的希腊人不可思议的比例感、罗马建筑中有力的圆形拱顶以及地中海



的教堂中，里德都可追查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艺术是如何表达当时无意识的意义与趋势的，而其日后将被哲学家、宗教领袖以及科学家系统地阐述出来。艺术家预见了一代的社会及科技较小的变化，或预见到了几个世纪之后，像数学的发现这样深刻的变化。

同样地，我们发现在这些冲突整体地、有意识地在社会中体现出来之前，艺术家就已将其表达出来。用庞德（Ezra Pound）的话说，艺术家是“人类的触角”，他以只有他能够创造出来的形式生活在意识的深处，这是他在与其世界斗争并形成其世界时在其自己的存在中所体验到的深度。

在这里我们又马上面对本书所提出的问题的核心。我们同时代的画家、剧作家以及其他艺术家所呈现出的世界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世界。他们呈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爱与意志的任务变得特别困难。在这个世界里，大量先进的通信手段将我们包围，对我们狂轰滥炸，而实际上个人的交流却极其困难和罕见，恰如理查德·吉尔曼（Richard Gilman）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剧作家正是那些将交流的缺失作为其主题内容的人，如尤奈斯库（Ionesco）、热内（Genet）、贝克特（Beckett）和品特（Pinter），他们揭示出人类当前的命运——我们生活在一个人與人之间的交流几乎完全被破坏了的世界中。如贝克特的《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里所表现的。我们过着和录音机谈话的日子。当收音机、电视机和电话越来越多地进入家庭之后，我们的存在却变得越来越孤独。尤奈斯库在他的《秃头歌女》中，有这样一场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碰巧相遇，很礼貌地交谈，他们在交谈中发现那天早上两个人都是从纽黑文乘 10 点钟的火车去纽约，令人惊奇的是两人的住址都是第五大街的同一座楼。哟，你瞧！两人还同住一套公寓，